

Shooting and the 'Ming' Thing

2014-12-03, Simplified Chinese

射击与命

你可曾看过《蝴蝶夫人》？普契尼这齣动人的歌剧，淋漓尽致的道出一九〇四年一齣以日本长崎为背景、令人感伤的爱情悲剧。

我初次接触《蝴蝶夫人》时才十七岁，年纪不比剧中的女主角--名叫蝴蝶的艺妓--大多少。我是跟男友一起去观赏这齣凄婉的故事--这齣歌剧是他选的。当然这齣非但未为我们的日后关系投下不祥阴影，我还爱上这位专心聆听普契尼之余还请我吃我生平第一个汉堡的男士。我也永远感激他把歌剧介绍给我。从那晚之后到今天已经将近六十年了，这六十年中，我又看了《蝴蝶夫人》五次，感受一次比一次深刻，意义也愈见深刻。最近看的是旧金山二〇一四年的歌剧季中的演出。



普契尼在《蝴蝶夫人》三幕剧里诉说的故事关乎女性的地位——一名年轻的日本艺妓在媒公撮合下许身给一名美国海军军官，这名军官其实打算在离开长崎后，回美再娶一位美国女子。军官离去后，蝴蝶发现自己怀了孕。她拒绝改嫁、不死心，一直痴痴的等待夫婿归来。三年后，军官带着他的美国新婚太太回到长崎，得知蝴蝶已生有一子；美国军官坚持蝴蝶必须让他和他的美国太太把孩子带回去抚养，在蝴蝶同意后才愿意见蝴蝶一面。蝴蝶表现出普契尼歌剧剧中的典型精神--既已失去一度所爱与为其而活的一切，人生夫复何恋？她以父亲的短刀切腹，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这种惨烈的戏剧性结局赚人眼泪，也会引起人对东亚与美国文化的谈论。当时的日本文化非常近似中国文化：两国的社会都是男尊女卑；女性的命运被男人掌控，在自己人生里，女性是没有声音的。

蝴蝶一厢情愿的等候夫婿归来，有力的说出：在当时的社会里，女性是为一个男人而活，这个男人就是她活着的全部理由。

在典型的中国文化中，女人无「命」可言；女人的命由丈夫决定。我曾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检视蝴蝶夫人--在寻找人生伴侣时、与丈夫鹣鲽情深时、心中母爱澎湃时，以及在看见历史文化中的女性无力、无助时--心中都会有很深的回响。

但是在蝴蝶夫人找寻自我的过程中，我最会问到的问题是：你是谁？谁又来决定你是谁？



当我开始思考自己要不要做一位射击选手时，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检视这项运动必备的条件，我要看看自己是否具备的必要的特质。我仔细审视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个性、我的工作道德信念、我的韧性与我的时间。我问自己是不是徵得了丈夫的同意？他和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会给我去比赛的时间？我有时间为比赛而预备、而练习吗？

我的子女一开始并不接受我选择的运动，不过他们的朋友看见杂志登出我的照片后，他们开始了解我作出了什么成就。

我母亲则觉得我在家的时间不够多，我的朋友们感觉我应该学插花或是刺绣。

但即使在那时，我就对女人的命运打抱不平。我亲眼看见过坚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不强出头，也看过足不出户的女性，她们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爲希望隐藏在她们的文化规范中。

我感觉许多受过好教育的坚强女性在社会里被埋没了。我自己的文化告诉我女人的天地是在家里；没有人认为我应该从事射击。在我得到两项世界冠军头衔、拿到两届全国金牌后，人才开始另眼相看、支持我，他们用「很不寻常」来形容我的射击历程与成就，而未用「不太女性化」或是「不合适」、「不合乎文化传统」这样的形容词。

然而今天的射击世界已截然不同。在我参加的许多区域比赛与州级比赛中我仍然是唯一的女性，但在国家级与重要的比赛中，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她们的射击排名也蒸蒸日上。她么不畏挑战，不断进步，而且把时间精力都投在她们想要征服的世界里。我在公共靶场中看到来上课的女性越来越多；有的是与朋友或男友一起来，有的是自己单独前来。她们就像许多怀抱着高度毅力与兴趣来追求运动、嗜好与活动的女性一样，自己的命运每天都让自己来决定。

我相信射击是我的命定，它从来不是我自己计划中的一环；谁曾想过我会在射击上闯出一片天？中国有句话说：天时、地利与人和；命运不只是心想便能事成，命中的大事有一部分要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



一直到今天為止我都不會抱着志在必贏或打倒別的心理去比賽。每一次赴賽我都期待自己進步與盡我所能。我是個工作狂；我喜歡競爭帶來的壓力及準備時的煎熬時刻，能不能贏得獎牌其實倒在其次。

《蝴蝶夫人》沒有這樣的選擇，數世紀以來許多文化中的女性也沒有。但是今天，教育、投票權給了我們許多機會，讓我們可以在我們自己選擇的任何領域中追求卓越。今天，我們有機會成為自己一心想做的人和事，而在这條追求的途徑上，我們可以找到自己的命定。

